

歪脚

正
步
走
出
的

能做到一路前行就好，只要方向没错儿；倘若如此，脚印是否偶尔歪斜则没必要费心计较了……

郑永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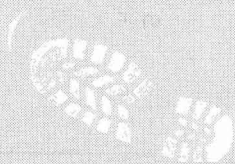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正
步
走
出
的

歪脚印

郑永节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步走出的歪脚印 / 郑永节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7-04920-3

I. ①正… II. ①郑…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267036 号

正步走出的歪脚印

郑永节 著

责任编辑 张 好 申 佳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飞马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4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216 印数 2000 册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920-3/I·127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色彩有声响的文字

茶令人爽

老郑年龄大我一轮多，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兄长。

老郑性格温和敦厚，生活阅历丰富，人生感悟颇多。

老郑有一颗年轻的心，兴趣广泛，知识面广，还像孩童一样对很多事情怀有好奇心。与老郑玩在一起的大都是年轻人，大家和老郑在一起，谁也不会感到拘束。新来的人叫他“郑老师”，待得久了熟了可能就叫他“郑哥”，厮磨惯了很多人直接就叫他“老郑”。

老郑的性格有着成熟的魅力，粗犷与细致兼备，豪放和体贴俱存。很多人觉得挺重要的事情，在老郑眼里视若无物。朋友们聊天侃谈，有时难免会因观点不一而发生辩论，也会因言语不合而出现对峙，有些火气大的人一时憋不住就会出言不逊，甚至于露出决绝的表情扬长而去。在场的其他朋友很可能会脸上挂不住，但老郑却不以为意，继续谈笑风生。他觉得朋友多年交往彼此相知，一时性起只是暂时的，完全可以理解。第二天果然言笑晏晏，一如往常。

但有些大家认为轻飘飘的小事，老郑却异常认真。老郑经常与朋友们就某一历史事件甚至是某一字的读音意义争得面红耳赤。倘若双方均言之凿凿不愿服输，那就当场拿出纸笔，立字为据，设一饭局作赌。一天深夜，我已解衣上床，突然接到电话。原来是郑哥与朋友在

饭店就“度”字的读音发生争执，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打来电话托我查阅字典。还有一次，几个朋友就“南书房行走”又起口角，郑哥当即请饭店服务员拿来纸笔，一一书写清楚，写明日期，并在末尾署了名。当天夜里，郑哥回家后，立即上网查证，并下载发至朋友们的邮箱里，这才休息。

老郑为人豪爽，又不乏体恤之情。他待手下人如朋友像兄弟，事事照料得周周到到、体体贴贴，下馆子大都是自己掏腰包，绝少让下属埋单。他善饮啤酒，与朋友们宴饮，他的规矩是每人一瓶，瓶子见底再开始第二轮。这样一轮一轮进行下去，桌上的人便一个接一个开始犯晕。众人都微醉状态熏熏然，酒宴就该结束了。等大家吵着争着叫服务员埋单时，通常都会被告知“账已结完”。

老郑喝酒有大将风范，工作也是出类拔萃。单位的同事看老郑逍遥自在、轻松自如，吃着饭喝着茶，谈笑之间工作就完成了。

老郑做了近30年的处级干部，培养了一大批能采会写的编辑记者。看着手下一个个被提拔当了官，甚至有的职位超过了自己，老郑却依然乐呵呵的，优哉游哉。

看到年轻的编辑用QQ聊天交流，老郑也申请了一个。发现QQ空间还可以写日志，他便试着写了几篇。谁知这一动手（不能叫动笔了，敲键盘需要动手），就像洪水决堤平原驰马，一发而不可收。追忆过去的岁月，那些经历，那些故事，都在脑海里清晰可见。老郑便顺势而为，沿着自己走过的路，像捡拾珍珠一样把过去的欢笑一一收集起来。一篇篇日志相继出现在空间里，引起朋友们的热情关注和品评。不出3个月，就有了好几十篇。在与朋友的交流中，老郑有了结集出版的想法。

老郑将整理好的书稿交给我，让我谈谈想法，提点儿意见。我从头

至尾读了一遍,比以前发表一篇阅读一篇又多了一重感受:老郑的文字是有温度有色彩有声响的。

书中的篇目大多是四字标题,每一篇的标题都有动感,读者从标题就能感觉到故事的精彩,比如《滚鞍落马》、《刺杀猪肉》、《手表假日》、《制晷坐哨》、《变形青羊》、《石破惊天》、《肥皂月饼》、《智能草人》、《号令天下》、《西风墙报》、《天价道歉》、《人小鬼大》等。

老郑的语言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的刻意雕琢。地地道道的方言和行业用语出现在字里行间,给文章凭添了几分风趣,比如“捉蛇的遭蛇咬,玩鸟的被鸟啄”,“大懒支小懒,小懒踢门坎”,“懒驴上磨屎尿多”,“通信员的腿,司号员的嘴”,等等。

老郑的文字是有感情的,很多故事让人过目难忘。《真假政委》写一个连部通信员听不懂陕南汉中话,把“马增卫”误传为“马政委”,闹出了一场笑话。《快乐的小“灯泡儿”》写20世纪60年代两位老师的恋爱故事。在唐老师与孙老师的恋爱中,作者成了老师有意栽培的“小灯泡儿”。对老师来说他是道具,对他来说则是荣耀和信任。在《挠痒痒与掏耳朵》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在四合院里的大梨树下,躺在母亲大腿上眯着眼睛享受掏耳朵的情景。《偷香椿历险记》则写了一个少年为了让妈妈痛快地吃一顿“香椿摊鸡蛋”,果敢深入邻居家中偷香椿而险些被抓的故事。

虽然作者写的都是自己的故事,但读者在阅读中必然会产生共鸣。每个读者都会想起孩童时的自由自在,都会忆起母亲怀抱的温暖,也会试着用汉中话说一声“马增卫(政委)”……

注:茶令人爽,真名为张红兵,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双学位),毕业后供职于国家语委,后调入法制日报社任中层干部。

目录 contents

★ 军营趣事

滚鞍落马	003
忆苦思甜	006
刺杀猪肉	009
手表假日	014
制暑坐哨	019
变形青羊	021
石破惊天	026
肥皂月饼	030
智能草人	033
以兵充官	037
号令天下	041
命系一线	044
西风墙报	047
天价道歉	051
手术“姻缘”	056
羊倌恋情	061
人小鬼大	066
真假政委	071
初级贿赂	075
连环献血	079

★ 少儿掠影

快乐的“灯泡儿”	085
挠痒痒和掏耳朵	088
巧练书法	092
偷香椿历险记	095
部长家的蛋炒饭	099
给女班长“挖坑儿”	102

铁道逃学队	106
箭门楼“纵火”	109
裸泳趣事	112
赢啥都过瘾	115
伟人像上的脚印	118
校长躲过“阴阳头”	122

★ 串联琐记

我是“跟屁虫儿”	127
你去死吧	130
“跟屁虫儿”外滩维权	132
“梦游”太平间	135
巧占乘务室	138
“国骂”终结羊城	141
注水的“流血事件”	144
走红军没走过的长征路	147
没死在外面更要挨打	150
赌气闪离“革命生涯”	153

★ 插队印象

“老阴天”的罕见柔情	159
驴婴之殇	162
做饭的同学肚子圆	166
“鬼子”进村了	169
初读男女	174
拐棍与狼	177
麦收苦泪	180
鲜血折起的日历	185
黄土高坡的“百家宴”	188
胜利小逃亡	192
无意间走出的歪脚印(后记)	197



滚鞍落马

当兵第一年，17岁多一点儿。刚刚离开插队的地方，走进军营的最初印象除了比此前的物质条件好了许多外，就是十分新鲜。虽然老爷子也曾经是个老兵，但毕竟是他老人家的事儿。自己一身里外三新的军装，那感觉确实是真正的不一样。

当时连队的任务是守卫一家大型的民用油库，24个小时分12班或14班（冬季和夏季不一样）轮流站岗。连队的营房是一座正规的制式营房，类似北京的四合院，区别是东西长南北短，大小房间共23间（以房门为单位，战斗班与机枪班、火箭筒班、连部等房间布局不一。因为新鲜，所以记得比较清楚）。营房的北门为正门，东面的东北角儿还有一个小侧门，小侧门外有一个马厩，里面养着十几匹退役的战马（我们团的前身是一个骑兵团）。西面是炊事班和伙房，伙房里有后门通灶房。距离营房正门约80米处就是我们的警卫目标——油库。一条成“U”字形、宽约一米半的排水渠几乎绕着我们的营房流过。

说新鲜，其实也不是见什么都好奇，当时最令我感到新鲜的是那十几匹退役的战马。从新兵连到老连队后，连长到底讲了多少个“不可以”，说实话我真的没记住几个，除了“枪口不能对人”和“战士不能在驻地谈恋爱”至今还记忆犹新以外，还有一条听了就如刻进了心里，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骑战马”。理由是“服役时它们每匹马都相当于一个排长，享受行政23级干部待遇，退役后享受部队退休干部待遇，谁骑战马就等于侮辱部

队退休干部”！

说真的，听了连长的教诲后我对这十几匹战马顿生无限敬意，每有闲暇（一个新兵的闲工夫真的不多），我都会特别认真地去给他们刷毛、洗澡，也会偶尔买点儿小零食无私地送给他们吃。但是，心里的一个念头一天天地发酵，一天天地升腾，那就是我相信我即便是骑了战马，我也会让他们原谅我的。我不止一次在想，离休的老将军不是也可以趴在地上让他的孙男孙女当“大马”吗？假如有一天我骑了哪匹战马，我一定会加倍报答的。

事实上，我最中意的是一匹蒙古马，它不是那种威风凛凛、四蹄追风的高头大马，而是看起来个头儿不高，也不威风，甚至根本不像战马的一匹马。其实，我看上它是我的好奇、新鲜，更主要的是自己身小力亏，同时也真怕部队的纪律拍在我的头上。用一句关起门来说的话，我也是半夜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一日，连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去稻田劳动，我借机与他人换岗留在营房值班。下午4点左右，营房内外除去蝉鸣悄无人声，我溜到马厩，从拴马的横杆上解下我心中战马的缰绳，牵着离开营房，一步一步，越走越远。这些退役的战马平时是没有马鞍的，与农家的骡马毫无二致。当时之所以选择那匹蒙古马与没有马鞍是有很大关系的，您想一想，从那高头大马且没马鞍的马背上摔下来该是啥滋味儿，而从这低头矮背的小战马背上滑落下来，那……看到这儿，您也知道我不是省油的灯了吧。

在远离营房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我找了一个有高台阶的地方“纵身跃上”战马，挺胸抬头轻抖缰绳，胯下的战马十分配合地向着营房而去。实际上我真不知道那算不算配合，为什么没有说“奔”去，因为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怎样能让我的坐骑“奔”起来。得意间，想起李向阳等电影中偶像驰骋疆场的画面，不由得左手狠狠地抖了一下缰绳，并用右手用力地拍了一下马背……

只见我的坐骑虽然鬃毛未立、亦未长嘶，但是四蹄早已不是我平常牵缰遛马时那样温柔漫步，一路小跑直奔营房。这时什么威风、英雄、潇洒的想法早已被我甩到了爪哇国，只恨不能多生出几只手抓住他背部的鬃毛。好在他也是“美人迟暮”、“英雄不再”，跑了几百米后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散步状态。可此时我已经五魂吓跑了三魄，浑身差点儿抖散了架。

聚神看见了营房，更大的恐惧蹭地一下涌上脑门儿——战马不许骑！可怕什么它偏来什么，前面那着一身军装的不是连长还有谁！当天，连里的值班干部是连长，连部的值班员则是咱本人。定睛一看，还好，连长老兄是背对着我。我正在暗暗庆幸，坐下的战马不知是对我心存芥蒂，还是看到了营房感觉亲切，反正是结结实实地发出了一声嘶鸣。连长闻声回头的瞬间，我不知从何处借来一股神力，竟然滚鞍落马未留下些许痕迹，应该是小学时参加体操队的功夫保佑了我，连长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连长老兄曾在一次实弹投弹事故中，为掩护一名新兵眼睛受伤，因治疗不及时落下了视力模糊的后遗症。

连长朝着战马走过来时，我正在前面曾说过的排水渠里的草丛中隐身避祸。听见连长自言自语地走过来，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哎！明明看到有人在骑马，这人跑哪儿去了？”连长边说边叫着战马的名字。我这时干脆吸足了一口气潜入水中。等我已经下决心宁可被枪毙也不能被淹死而抬起头时，已经看不到连长的影子。

忆苦思甜

1973年八一建军节，那时部队驻守在莽莽贺兰山下，执行战备施工任务：完成“伟大”的“林副统帅”的一项战备工事后续工程。

依照当时部队惯例，每逢建军节都要与当地群众搞一次联欢活动，内容大概有三项：请身世贫苦的贫下中农或老工人讲述当年的艰辛岁月，教育年轻人珍惜时下的美好生活，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以期达到更加努力工作的目的；军民各自编排一些节目同台演出，共同祝贺建军多少多少周年；前两项结束后，部队首长与当地的代表（领导级别的）共进晚餐，共同畅谈“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伟大真理和各自的实践经验。

当时，鄙人在兰州军区属下的一个连队里当大头兵（没有军衔儿的意思），因为还能张罗点儿事儿，在团支部里有个闲差——宣传委员。此委员平日里无非是出出墙报、扫扫盲、组织一下文体活动，遇到像建军节之类的活动还是能派上一些小用场的。

这一年派给我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请人忆苦思甜，二是组织连队演出节目。第二项鄙人已经手不止一次，早已胜算在握，可第一项是新媳妇上轿——头一次。暗自琢磨一番后就开始行动了，心想，所请之人只要符合3个条件自然不会出大错：一、年龄一定要大一些，理由是年龄越大自然吃的苦就会越多一些；二、请两个人，一个有工人经历的，一个有农村经历的，理由是工农搭配内容有区别；三、最好是一男一女，理由是前者

解决了内容的区别,后者解决了性别的差异。

我们的驻地与解放军总后军马场的一个单位毗邻,其职工队伍中有转业干部、有转业干部的家属,还有一些浙江支援宁夏的老工人和知识青年……整体来讲,政治面貌还是比较向上的(当时是政治挂帅的年代,要念念不忘政治)。我通过平常认识的军工寻找了几个“讲用对象”(当时的专用语),然后仅凭自己的感觉确定了两个人:一工一农(一男一女)。一工是女性,解放前在杭州的一家工厂做过缫丝工,与我印象中的“包身工”吻合;一农是一名老军工,脸上刻满沧桑和艰辛,而且还是老先进。仓促间,忘了一件大事——没有试听一下。

活动开始第一项就是忆苦思甜。当时我的想法是请老阿婆先讲,这样可以取得“开门彩”的效果,因为事先与老阿婆接触时听到她软软吴语感到很亲切。活动是我主持的,阿婆先上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她先是讲了一些几点起床、几点收工以及吃什么东西之类的家常内容,大家听不出旧社会有多么苦,会场上的气氛毫无起伏。在老阿婆喝水的间歇,我主动地诱导阿婆讲一讲当年的收入情况,我自以为资本家一定会黑心地榨取她们的剩余价值。阿婆听完我的提问,不急不忙地说:“咳,多了嘛不记得了,反正最少不会低于两块大洋。”“两块大洋能干什么?”我继续启发阿婆。阿婆认真地想了想,娓娓道来:“我记得有一个月吧,买了两袋洋面,扯了一身旗袍,给那个死鬼买了一包水烟……”阿婆还没有说完,我已经看到指导员那疑惑不解的眼神,赶紧请阿婆离开讲台到一边喝水休息。我心里那个悔呀,我怎么就没有抽时间先听她讲一遍呢!赶紧忙不迭地把老军工请上台,暗暗祈祷:“求您了大爷,千万给我一个面子吧!”

老军工经常出席一些表彰会,上台后倒也看不出是否怯场。我把茶杯往他手边挪了一下,请他把那些辛酸的岁月给我们年轻人好好讲一

讲。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小口水，看了看大家，眼圈儿渐渐地红了，接着头低了下去，肩膀随之抖动了起来。傻子都知道，老人一定是想起了辛酸的岁月。我也随之兴奋起来，刚才阿婆“银元的耻辱”一扫而空。我站到椅子上振臂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听众也跟随我高呼上述口号，场上出现了我心目中的主持效果。我侧眼向指导员望去，只见他嘴角略带笑意，好像是在说“这小子认真起来还是可以的”。

喊完口号，老军工的情绪也缓和了许多，他逐渐进入了状态。“唉！那些年苦啊！……人吃人啊！”好！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大爷，您不用着急，慢慢说，说具体一点儿，那是哪一年？”老军工再次低头，再次肩头抖动，我再次高呼“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喊完口号，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毛巾递到老军工的手里。老军工擦干眼泪，抬头看了看天，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摇了摇头，再面向大家时已经是一副十分肯定的表情：“我想起来了，错嘛也错不了多少，不是1960年就是1961年。那一年……”天哪！回头看，只见指导员愤愤地站起来，甩手离开了会场……

刺杀猪肉

当过兵的人大都知道，刺杀训练是基层连队永恒的训练科目，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因为近战、夜战是我军多年积累的经验，这些战术是我军当年克敌制胜、屡建奇功的法宝。离开部队至今30多年了，此科目今天是否还在训练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当兵的那几年虽然不敢说天天练，一周练三四次绝对是没跑儿的。连长和指导员都是经历过当年大比武的老兵，而且都在军区或大军区的比赛中获得过较高的奖项，谈起刺杀训练，他们比喝了烈酒还兴奋。在他们眼里，一个刺杀训练不过关的战士可以说连猪狗都不如。

可想而知，有这样的连长和指导员，我们连的刺杀水平和刺杀训练要求能低吗？我从小儿就是一个大小事不服输的人，怎能沦为猪狗不如。于是，根本不用别人督促，只要有时间就一门心思苦练刺杀技能，先是与同年兵交手，继而与老兵过招儿，自以为身手不凡后，便有意地向连里的刺杀高手挑战。正如看客所料，我为此没少被真正的高手收拾得有皮没毛儿，但我从未气馁，而是曾国藩进表——屡败屡战。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我在全连的刺杀比赛中已经进入前三名，其后还参加过全团、全师和军里的刺杀比赛，并先后多次获得名次。

说了半天刺杀训练，吹了一气牛皮，目的并不是想就此为自己证明什么。要说的是你别看我们连长和指导员他们和我一样热衷刺杀项目，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带着护具的战友，使用的是刺杀比赛的木枪，而且